

編後語

這一期的《古今論衡》收錄了多篇可讀性很高的論文。黃銘崇的〈商代的鑾及其相關問題〉一文，爬梳出土的考古資料及相關的圖像史料，釐定其類型與時代，以及「鑾」相關的器型及變化。傳世文獻的說法鑾有不同的講法，並無定論。作者指出考古出土的球形器物與後來的鳥型球鈴，就是文獻所說的鑾，而且應該是從北方草原地帶所傳入的。作者同時呼籲鑾的研究與當時車馬器文化的演變有密切的關係，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。其次，邢義田的〈漢代簡牘的體積、重量和使用——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〉，則討論簡帛學比較少為人所重視的課題，作者利用最新的科技，對史語所所藏的一批簡牘進行測量；同時對古代檢測與重量有所估計，所得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。文章中還談到古代文書的體積與重量所引起的檔案保存以及抄寫、編聯、讀寫姿勢等問題。作者特別提到古代的官吏作業，立姿書寫是常態之一；其中簪筆與珥筆是立姿書寫的書寫工具。作者無疑對古代的閱讀史的研究，開拓一個新的視野。李建民的〈女醫殺人——西漢許平君皇后謀殺案新考證〉，重新考察淳于衍受命謀殺西漢宣帝許皇后一案。作者從醫療史的角度，考察附子能不能殺人於俄頃，同時分析女醫如何通過宮廷的嘗藥制度兩條主軸，證明這件事情的可信。作者同時指出，利用毒藥謀殺政治對手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宮廷史；謀殺是一種宮廷理性或潛規則。《古今論衡》本期還刊登了黃寬重〈規劃與執行——推動學術活動的經驗談〉一文，作者誠懇地回顧他三十年來參與公共服務與行政工作等等。從學生時代協助編輯《食貨月刊》開始，到這兩三年奉杜正勝部長之命，參與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相關規劃為止。作者指出他一本「利他」

之名，而對學術界「能說而不能動，能寫而不願做的習慣」有所針貶。他也引用到個性決定命運這句話，感嘆「我一生勞碌奔波而無所成，和我的個性有關係」。德國詩人海涅說：「我看巨人多半是風車，貴婦原來是娼婦」，這句話也可以用來觀看學界人事的興衰浮沉。